

〔奥地利〕约瑟·一古森 著

猛狮爱尔莎回来了

柴纪堂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猛狮爱尔莎》续篇。驯化了的狮子在人类帮助下重归大自然生育小狮子以后是否就此割断与人的联系？本书回答了这个问题。爱尔莎生下三只小狮子不久就带着它们来拜访原来的主人，原来的主人与它们之间发生了有趣的关系。《猛狮爱尔莎》在世界上备受欢迎，本书不比它逊色，由于内容真实，情节生动，读来也同样饶有趣味。

目 录

一 猛狮爱尔莎跟它的配偶·····	1
二 幼狮的谜·····	23
三 幼狮露面·····	44
四 幼狮会见我们的朋友·····	55
五 幼狮在宿营地·····	75
六 幼狮们的个性·····	86
七 爱尔莎会见出版商·····	98
八 偷猎人纵火宿营地·····	116
九 爱尔莎的战斗精神·····	137
十 来自丛林的危险·····	157
十一 幼狮和照相机·····	172
十二 跟偷猎人的冲突·····	191
十三 一只织巢鸟·····	201
十四 不祥的一年开始了·····	221

一、猛狮爱尔莎跟它的配偶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四日之间，我丈夫乔治亲眼目睹爱尔莎跟一头野狮交配。乔治计算了一下，母狮的妊娠期为一百零八天，也就是说，小狮子将于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之间降生。

乔治回到伊西奥洛向我报告了这一喜讯，我等不及让乔治跟我作伴，便马上动身前去尤拉河畔营地，担心爱尔莎会追随雄狮到我们管辖区以外去。

我快到宿营地时，发现爱尔莎正待在汽车路边‘巨石’旁等候。

爱尔莎对我很亲，它饿着肚子。

帐篷还没有搭好，爱尔莎的那头雄狮便开始呼叫起来，它夜里一直在宿营地周围徘徊。可是爱尔莎对它并无兴趣，一直待在乔治的帐篷里吃得津津有味。黎明时我听见那头雄狮仍在吼叫，不过离宿营地已经越来越远了。

爱尔莎在帐篷里一连待了两天，两天当中它瞌睡得不想动弹，只有乔治出去钓鱼，它才跟着去蹁跹了一会儿。

第三天夜里爱尔莎吃得很多，我们真担心它会把肚皮

撑破。可次日早晨它尽管肚子鼓得圆溜溜的，还是迈着轻快的步子跟随我们一起到灌木丛里去，先是追逐两只黑背豺狗，后来又追逐一群珍珠鸡。不用说，它都没有逮住，后来便蹲在地上舔起前爪来。当时我在前边，突然看见一只食蜜獾就站着不动了。那是一种罕见的动物，正在枯树朽木中专心寻找蜥蜴。它背朝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爱尔莎正在向它潜近。爱尔莎一看见那只食蜜獾，就小心翼翼地爬过去，已经到了它的身边。

直到它们快撞在一起时，那家伙才发现情况不妙。它当即又是抓，又是嘶嘶地狂叫，勇敢而凶猛地向爱尔莎进攻，迫使爱尔莎后退。

那只食蜜獾利用有利地形，有时反扑，有时且战且退，最后一溜烟逃跑了，并没有因为冒险而受伤。

爱尔莎乘兴而上，败兴而下，样子有点难为情。很明显，它肚皮吃得太饱只能寻寻开心不能认真打猎，却又偏偏碰上个暴跳如雷的家伙，讨了个没趣。

在我们放爱尔莎回归大自然的最初一段时间，我们曾发现爱尔莎下半身有很深的伤口，那时我们就怀疑是食蜜獾造的孽，这次碰巧证明了这种假设是正确的。没有别的小动物像食蜜獾那样胆大包天。

返回宿营地的路上，爱尔莎兴致很高，几次将我撞翻在沙地上表示亲热。那时，我却在留神听大象吹喇叭似的吼声，大象离得很近，使我有些提心吊胆。

那天夜里爱尔莎睡在我的帐篷前面，天亮以前那头雄

狮又前来呼唤它，它就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了过去。

两头狮子的叫声很容易分辨。爱尔莎吼完一阵只有两三次哼哼的余音。那头雄狮声音没有它低沉，往往吼完一阵有十多次哼哼的余音。

趁爱尔莎不在，我们便撤营回伊西奥洛，希望爱尔莎能跟雄狮相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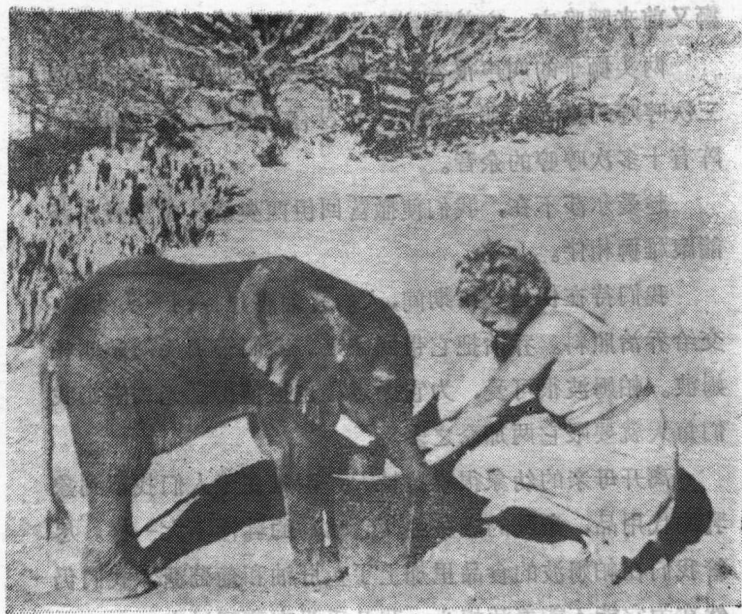
我们待在伊西奥洛期间，人们打陷阱里捉到一头幼象，交给乔治照料。乔治把它带回家来。我们管那头幼象叫帕姆波。帕姆波很可爱，为它操点心也很值得。光是牛奶我们每天就要喂它两加仑之多。

离开母亲的幼象很难拉扯大，困难在于人们找不到象乳的代用品，象乳的成分跟其它动物的乳汁不大一样。尽管我们在帕姆波的食品里加上了鱼肝油和葡萄糖，我们仍然在为它能不能养活担心。我几乎没有离开过它。

想同时照顾好相距一百五十英里的两头动物，确实大成问题。我们不能丢下爱尔莎不管，也不能让帕姆波因缺乏照料而死去。幸好我的朋友琼·贾格尔是个动物迷，照料动物很有经验，她主动提出要替我照管帕姆波，所以我们十月十日才能回到尤拉河畔的宿营地。

我们同爱尔莎分手已经有三个星期了。我们到达后一小时爱尔莎便泅水渡河来欢迎我们。不过这一次它不像往常那样兴高采烈，只是慢慢地走到我的身旁来。看样子它肚子不饿，显得异常文静。

我轻轻拍它时，注意到它的皮非常柔软，毛也很光滑。



此外我也看到它的五个乳头有四个涨得很大。爱尔莎怀孕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它一定是一个月以前怀胎的。人们普遍认为，怀孕的母狮由于不便进行猎食活动，常常有一两只母狮做它的“帮手”，还认为它们也帮助照管新生幼狮，因为雄狮在这种时候不大管用，而且母狮在几个星期里常常不允许雄狮接近幼狮。可怜的爱尔莎在狮群中找不到“帮手”，只能由我们来代替。我和乔治反复商量种种计划，由我们来帮助它吃饱肚子，避免它在怀孕期因猎食而受伤。

我们商定：我尽量住在宿营地，还在离宿营地约二十五英里以外的一个狩猎活动检查站饲养了一群山羊，以便定期用运货汽车运到宿营地；努鲁还是协助我照管爱尔莎，麦克德为我们担任警卫；伊布里希姆当司机；另外我私人还雇了一个男孩，我叫他图图，在斯瓦希里语里“图图”就是“男孩”的意思；在工作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乔治也尽量抽空来宿营地看望我们。

爱尔莎仿佛很了解我们的意图，我的行军床一搭好，它就跳了上去，似乎它也认为那是最适合目前它身体状况的地方。

打那以后它就占用了我的床。次日上午我觉得不舒服，派人把行军床搬到我那绿色书斋去（那是河边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我常在树下工作，因此才这样称呼它）。爱尔莎也跟了去，并和我一起享用那张床。我被挤得很不舒服，站起身来，床一歪，把爱尔莎从床上滚了下去。我这无礼的举动得罪了爱尔莎，它一头钻进河边的芦苇丛里，一直待到下午散步的时候才出来。

我喊它，它眼睛直勾勾地望了我一会，然后径直走向我的行军床，跳到上面翘起尾巴，做了一件以前它在这种地方从不做的事情。

接着，它洋洋得意地跳下床，领我去散步。

很明显，它对我进行了一番报复，我们之间又和好如初了。

据我观察，爱尔莎的行动已经非常缓慢。甚至大象吵

声近在咫尺它也只竖起耳朵而已。那天夜里，爱尔莎躺在乔治的帐篷里休息，对雄狮的吼声也只做听不见，那雄狮似乎离营地很近。

由于那天早晨雄狮仍在不停地呼喊爱尔莎，我们便领着爱尔莎朝雄狮吼叫的方向去散步。说来也怪，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两头雄狮的爪子印。

不久爱尔莎对雄狮的爪印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我们趁机将爱尔莎留下，返回了宿营地。那天夜里爱尔莎没有回帐篷，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竟听到一头雄狮就在宿营地附近吼叫，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那头雄狮的爪印离我们的帐篷还不到十码远。第二天爱尔莎也没有回来。乔治希望那两头雄狮对爱尔莎以礼相待，所以射死了一只公鹿，作为临别的礼物留给它们分享，然后我们就动身回伊西奥洛了。

幼象帕姆波身体很健康，我们都非常高兴。帕姆波已经开始远近闻名，吸引了大批来访者。幼小的动物在陌生人面前通常是十分敏感的。我有理由认为，慕名而至的陌生人只会使帕姆波精神紧张，身体疲惫。一有机会同我单独待在一起，帕姆波便把沉重的身体靠在我身上睡大觉。显而易见，靠在我身上给它一种安全感。

我们在家住了两星期之后便觉得有必要去看望爱尔莎了。琼·贾格尔再次自告奋勇到我家照管帕姆波。她走进院子，帕姆波便亲亲热热尖叫着跑上前去欢迎她，使她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到达宿营地已经天黑了，爱尔莎不到几分钟便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一次它又瘦又饿，身上有好几处流血的伤口，脖子上有几处咬伤，背上还有几处抓伤。

爱尔莎大口大口吞食我们给它带来的肉，我在一旁给它包扎伤口。爱尔莎又舔我，又用头蹭我的头，表示回报。

夜里我们听见爱尔莎把吃剩下的山羊尸体拖到河边，又蹚着水运过河去。后来我们听到它返回了宿营地。不久外边传来一群狒狒的惊叫声和一头雄狮在河对岸的吼声。爱尔莎在河岸边低声作答。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起床，爱尔莎就想挤进帐篷周围的篱笆门来，那门是用荆棘编成的，爱尔莎刚把头挤进来，脖子被卡住了，它想挣脱，竟把门从篱笆上拽了下来，套在了脖子上。我急忙上前，帮它去掉门扇。爱尔莎看上去有点烦躁，疯狂地吮我的拇指，仿佛求我不要遗弃它。虽然它有点饿，却没有夺回和看守“猎获物”的意思。这种情况十分异常。爱尔莎只是仔细倾听着对岸山羊尸体那儿传来的任何响声。我们两人对它的举动感到莫名其妙，乔治决定去察看一下究竟怎么回事。他发现，爱尔莎的确是把山羊尸体拖到了河对岸，但那里地面上的印记表明另有一头母狮把山羊尸体挪动了大约四百码远，吃掉了一部分，然后又把吃剩下的部分搬到了附近的乱石堆里。乔治断定，那头母狮一定有幼狮藏在里边，因此不再往前察看。此外，乔治还注意到，河对岸除了那陌生的母狮踏出的爪印，还有一头雄狮的爪印，根据爪印判断，它并不是爱尔莎的那头雄狮，地上的爪印还表明，

那头雄狮没有冲上去抢肉吃，只是远远跟踪了那头母狮一段距离，后来就走开了。

这一切是否说明因怀孕而不便猎食的母狮仍然愿意把肉省下来让给对它来说并无多大用处的雄狮享用呢？是否说明饥肠辘辘、遍身是伤、身上怀孕的爱尔莎竟然心甘情愿去帮助一头正在哺养幼狮的母狮呢？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只能胡乱揣测一通。

爱尔莎的肚子在明显地增大，连行动也很吃力。

最近它跟我到绿色书斋去，常常躺在我的办公桌子上。这使我简直无法理解，因为，躺在桌子上虽然稍微凉快一点，但是桌子比行军床硬得多，更不用说比桌下松软的沙地了。此后的几天里爱尔莎一会儿同我待在一起，一会儿又去同雄狮待在一起。最后一天夜里爱尔莎饱饱吃了顿山羊肉，吃得肚子胀鼓鼓的，然后走出帐篷去会雄狮，雄狮已经在外边呼喊它好几个钟头了。爱尔莎去会雄狮给我们提供了返回伊西奥洛的好机会。

到了家里，帕姆波的模样使我十分震惊。它面部消瘦了许多，眼窝深陷。它步履艰难地走到我们身旁来，我们发现它身上的骨头都露了出来。琼·贾格尔告诉我们，帕姆波的牛奶消费量已从每天两加仑降到了每天六小瓶。它常常碰到什么便在什么上磨牙床，所以起初琼·贾格尔还以为帕姆波食欲不振是由于它正在出牙。后来有一次帕姆波把头伸进它自己的洗澡盆，把水喝了个精光，第二天它还想大喝一通洗澡水，但由于它食欲很差，琼·贾格尔压根儿就

没有给它准备洗澡水。她不久以后还发现小象想喝废水管下面的污水。自从小象偷喝洗澡水以后，病情日渐加重。所以她请来了一位兽医。兽医建议不让帕姆波进食，只给它喝葡萄糖水，服用硫胺药。

我们回到家中以后，帕姆波越来越虚弱，尽管我们为它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最终还是没能挽救它的幼小生命。它把头靠在我身上，平平静静地死去了。它只在我们家短暂地生活了一个月光景。帕姆波是一只非常惹人喜爱的幼象，它的死使我大为伤心。它死后对它进行了尸体解剖，证明它患的是严重的肺炎和肠炎。幼象若是得了这样一些疾病，是无药可救的。

盛夏大旱季节到了。一般说来，当地部族人在这种时候是不敢涉足野兽保护区的，因为这个季节里采采蝇在那一带泛滥成灾，而那里的采采蝇对部族人的家畜是一种致命的威胁。行政区专员和乔治已召集部族人开过好几次会，他们尽最大努力为部族人解决旱灾造成的困难。尽管如此，偷入野兽保护区进行偷猎活动还是日益频繁起来。

我们于十一月中旬再次动身去看望爱尔兰。大约离爱尔兰定居地尚有十英里，我们发现路旁树上站了许许多多秃鹰，这说明附近一定有野兽的尸体，我们便下车去搜寻，很快就找到了一头幼象的尸体，那头小象不比帕姆波大多少。小象身上留有长矛刺过的伤痕。毫无疑问，它是被当地的博伦部族人杀死的。为求得美貌的年轻姑娘钟爱，该部族的青年男子一定要当众表演一下血染长矛的招数才

行。这就是说，他们一定得杀死一头凶猛的野兽，表明他们出众的勇气。可叹的是，有时候他们杀死的只不过是一些刚出生不久无力自卫的幼兽。

我们离宿营地不远时，发现了绵羊和山羊的许多蹄印。一想到爱尔莎会捕杀正在吃草的山羊，我便吓得心惊肉跳，山羊对爱尔莎的诱惑力太大了，尤其是，爱尔莎一向把这一带看作是它的领地。后来我们在河边还发现了一具刚刚被刺死不久的鳄鱼，更增加了我的忧虑。

乔治派了一队狩猎侦察员去对付那些偷猎者，我随他去寻找爱尔莎。

我们在荆棘丛里一连行走了数小时，一边走，一边呼喊爱尔莎，隔一会儿就对空鸣枪一次，可是都无济于事。天黑以后一头雄狮在爱尔莎平常当瞭望台的那座山头上吼叫，可是我们听来听去还是听不到爱尔莎的声音。

天黑以后我们随身携带的曳光弹已经用完，我们赖以通知爱尔莎的唯一工具只剩下空袭报警器了。从前我曾利用过这一工具，成功地把爱尔莎吸引到宿营地来。

我们的空袭报警器一响，那头雄狮就吼叫着作答，这一奇特的对话方式一直持续到爱尔莎从远方跑来同我们会面为止。爱尔莎兴奋极了，欢迎我们时把我们一个个都撞倒在地上。它的皮毛水淋淋的，它一定是从河对岸游过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冲着雄狮吼叫的方向走过来的。

爱尔莎看起来很健康，好像也不怎么饿。黎明时分爱尔莎离我们而去，下午吃茶点时候又回到宿营地来。用过

茶点我们外出去散步，登上了爱尔莎当瞭望台的那一个山头，坐在山顶上观看火球似的夕阳缓缓坠落于靛蓝色的山峦背后。

起初爱尔莎与夕阳照耀下的红色世界融成了一片，仿佛成了这个宁静的暖色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来一轮明月升起，天空中火红的颜色渐渐消退，爱尔莎的轮廓衬在夜空的背景上慢慢显现出来。此时此地我们和爱尔莎正像同坐在一条巨大的轮船上，这艘巨轮不是在汪洋大海中行驶，而是停泊在一片灌木丛构成的紫灰色大海里，海面上还耸立着几座花岗岩的岛屿。我们坐在船上犹如身在画中，不过，这一场面是如此的广漠，如此的宁静，如此的永恒，使我觉得我们乘坐的还是一艘宝船，这条船从真实世界起航，正在驶向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人类创造的社会准则已失去存在的意义。爱尔莎一直在我身旁蹲着，我本能地向它伸出手去。爱尔莎是属于这另一世界的，只是由于爱尔莎的关系我们才得以向这个人类所没有的美好世界探头张望了一下。我心想，不久之后爱尔莎就要领着它的儿女们到这座山头上来快快活活地玩耍了。说不定，这时未来的父亲——那头野狮子——正在附近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蹲着呢。由于我注意到爱尔莎的乳头已很大了，我便将一只手伸到它的身子下边，想摸摸它的肚子，看看里边是否有一些有生命的东西在活动，可是，爱尔莎竟然毫不客气地用爪子把我的手推到一边。它的这种不留情面的态度使我觉得自己太不检点了。

我们马上就得离开爱尔莎回宿营地，回到有荆棘篱笆保证我们安全的地方去，那里我们备有对付黑夜的灯具和防备不测的步枪。然而黑夜却是爱尔莎施展狮子本性的大好时光。

黑夜又是我们必须同爱尔莎分别的时光，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回归各自本来的世界中去。

我们回到宿营地发现狩猎侦察员捕到了一批博伦部族的偷猎者。乔治是高级狩猎督察官，他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制止偷猎活动，因为偷猎直接威胁到自然保护区里野兽的生命。

当天夜里和第二天爱尔莎都未回宿营地。眼下该自然保护区有许多部族人和他们的大批牲口群，所以爱尔莎不待在我们眼前使我们十分担忧。下午我出外去寻找爱尔莎。快到它用作瞭望台的那座山头时，我高声呼喊了一阵，为的是告诉它我和乔治的到来，但是没有听到爱尔莎的回答。等到我们爬上昨夜在那里坐过的马鞍形山脊时，我们突然听到一声可怕的吼声，接着听见我们脚下不远的一条大石缝里发出碰撞的声音。我和乔治吓得马上跳上身旁的一块巨石，接着就听见了爱尔莎的叫声，还看到爱尔莎的那头雄狮从灌木丛里飞快地逃走了。

爱尔莎抬头看看我们，停了一下，然后不辞而别，去追赶它的雄狮，转瞬间就消失了，那个方向正是博伦部族人和他们的大牲畜逗留的地方。

我们一直等到天色将黑才再次呼叫爱尔莎。使我们大

为惊奇的是，爱尔莎从灌木丛里快步走来，跟随我们返回宿营地待了一夜，黎明时才离去。

乔治带着被逮捕的偷猎者回伊西奥洛，留下几名狩猎侦察员在宿营地应付不测。

灌木丛里到处都有离群迷路的绵羊和山羊，还有几只咩咩惨叫的新生羊羔。在狩猎侦察员们的帮助下，我找到了那些小羊羔，并把它们送还给它们的妈妈。

闪电不时照亮夜空，说明雨季马上就要来临。我从来不曾这样热心欢迎过雨季的头一次降雨。这次降雨意味着博伦部族人很快就要返回他们自己的牧场去。他们的离去将消除偷猎爱尔莎的潜在危险。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爱尔莎不喜欢留在宿营地的那些狩猎侦察员，博伦人撤离前的最后几天爱尔莎是在河对岸度过的，那边既没有博伦人，也没有任何家畜。

几天前我们这里还是一片干燥的灰色荆棘，树枝碰上去就会劈啪作响，只有那些白色的长刺给灰色的荆棘丛带来一点颜色变化。如今葱翠的热带植物一下子铺满了大地，其中还点缀着无数绚丽多彩的花朵，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芳香。

织巢鸟同往常一样，聪明地利用齐肩深的青草，在给帐篷遮荫的两棵大树上筑巢。看来这些鸟以为跟我们为邻可以平安无事。每天早晨我醒来就听见它们在唧唧喳喳欢叫，总数约有六百来只。它们中大多数头部羽毛黄底黑道，都用草筑巢。我们也看到一小部分红头的织巢鸟，它们用细

树枝筑巢。据我所知，织巢鸟一般不在一起聚居，我们这里竟聚集了这么多，使我非常诧异。

一对红头织巢鸟把巢正好筑在我那个帐篷入口处上方，尽管每天都有许多人打那儿进进出出，可它俩一点也不在乎，只顾默不作声地筑巢，而且它俩造的巢还特别漂亮。

黑头织巢鸟筑巢时先在一根细树枝几英寸处吊一个草编的圈，然后以此为基础，用嘴衔草在草圈上穿来穿去，打出非常复杂的结。为了打好每一个结，它们必须头朝下、尾巴朝上，而且，为保持身体平衡，它们还不得不停地鼓动翅膀。它们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挑选合适的细草。有时候，一只鸟衔着细草返回来，却发现辛辛苦苦搭成的窝刚初具规模，就让一只懒惰而强梁的同类霸占了。它们之间便闹起别扭来，啾啾鸣叫不停。我真不明白，这些吵闹不休的织巢鸟哪里还有时间去织巢。然而，事实上，这几百只鸟全在两三天之内就筑好了巢，后来地上数以百计的破蛋壳表明，树枝上的鸟巢里已有同样多的雏鸟诞生。

早晨和傍晚是老鸟最忙碌的时刻，有时候掌灯以后它们还在喋喋不休地叫嚷。织巢鸟同我们为对邻我们还有一个不便之处：尽管勤杂工天天清理帐篷顶上的鸟粪，可是清扫以后随时还会再落上一层。

一天早上我从地上捡起一只小织巢鸟，它正可怜巴巴地呼叫母亲呢。我小心翼翼把这只小鸟放入掉在地上的一个鸟巢里，把鸟巢系在树枝上，希望母鸟会来照料正在啼哭的幼雏。自此以后，类似的事情接连不断，因此我在篝